

阿公無喙齒

陳雅菁

阿公定定講我是伊的糖霜丸，見擺阿母若炆我轉去後頭厝，阿公看著我就會笑甲喙仔裂獅獅，伊會用家己的雙手做搖筍，共我攬牢咧，那唱歌那幌來幌去。阿母驚伊去閃著腰，擺會佇邊仔惹惹唸，閣笑講我是世間上蓋大漢的紅嬰仔。雖罔阿公已經八十外矣，毋過佇我的心目中，伊的身體勇甲若牛咧。

前年阿公雄雄破病倒落去，佇病院倒欲半冬，因為新冠肺炎湊甲真嚴重，我足久無看著阿公矣，干焦知影阿母無閒甲若干樂咧，逐禮拜擺從落去下港照顧伊。

舊年阿公沓沓仔恢復健康，歇熱的時來臺北參阮做伴。阿公看著我全款喙笑目笑，毋過這改看著阿公，伊的喙煞卯卯，規個人看著若勾水咧！阿母講：「久無鬥假喙齒，這馬鬥起去，阿公的齒岸會疼甲擋袂牢。」現此時阿公無法度閣做我的搖筍矣，干焦會坐佇膨椅頂面看我變東變西，閣對我微微仔笑。

逐改出門，阿母擺會紮一支鉸刀，食飯的時就會共碗裡的好料的鉸予碎溶溶，寢開始我會講：「按呢看著足歹食款的呢！」毋過阿母講：「阿公嘛想欲佢咱鬥陣食好料的啊！你細漢無喙齒，我嘛是按呢攢予你食！」莫怪不時都聽著

人講：「老人囡仔、老人囡仔。」原來老人佢囡仔真正欲全仔欲全。

有一遍欲倚晝矣，阿母佇厝裡無閒線頂的工課，閣愛攢中晝頓。我看伊無閒頤頤，就搭胸坎講：「阿公交予我！」我擰鉸刀共物配鉸予一塊一塊，閣斟一碗湯予阿公啉，伊坐佇邊仔等我奉待的形閣真趣味。我問阿公：「有好食無？」阿公那食那頃頭講：「這頓飯是這世人食過上好食的料理。」我知影阿公是咧安慰我，因為彼頓飯伊食欲點外鐘，我想應該是我鉸了無夠幼。阿公蹣院的時鬥過鼻管，所以伊真珍惜會當用喙食物件。雖然阿公這馬無喙齒，食飯變甲足慢的，毋過阮擺會等伊。若準阿母拄好咧無閒，阿公的目睷就會掠我金金相，我就隨知影：世間上好食的料理欲閣來囉！這擺我會鉸予幼幼，親像細漢的時，阿母用予我食全款。